

投湖殉國嫌水冷 兩度變節作貳臣

《半生緣》這個題目，有兩個同名的作品，一是小說，二是戲曲。

著名小說作家張愛玲，寫有一部長篇小說，原名《十八春》，於1951年結稿。後來她在旅美期間改寫，刪掉了一些帶政治色彩的結尾，改名《半生緣》。該小說通過幾個年輕人的戀愛婚姻和悲歡離合，揭示了社會層面和人性關係。

另一個是同名的戲曲，講述明末清初時，名士錢謙益與名妓柳如是的故事。這本是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只可惜錢謙益文人無行，落魄晚節不保。

錢謙益早歲科名，交遊滿天下。年輕時喜歡搜集古書善本，更經常以高價去收購很多宋元舊刻、古本藏書，令不少書商圖買「奔赴翻載無虛日」。他也憑此與很多官員、士大夫相往還。

據說曾有一官員，不惜以一箇莊園作代價，以求一套散佚民間的《兩漢書》。而錢謙益就以數年時間去訪查尋找，最終以千兩黃金尋得來交換。

錢謙益晚年居於「紅豆山莊」，建絳雲樓以收貯藏書，有

滿滿73大櫃。自己滿懷得意地說：「我晚而貧，書則可至富矣。」不幸的是僅十多天，絳雲樓的藏書全因一場火而燬了。

崇禎元年，首輔出缺，東林黨人推當時任禮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的錢謙益去爭奪此位。可惜他被揭發在浙江科考參與舞弊，更牽涉結黨營私之嫌疑，即被論罪下獄，貶職為民。

錢謙益被貶回常熟原籍，途經杭州，閒遊西湖時偶然認識了名妓柳如是。這位柳如是氣質高雅，才色並茂，可稱為「秦淮八艷」之首，甚得當時不少公子文人大獻殷勤，紛紛追求。所謂「秦淮八艷」，是指當時在南京秦淮河畔八位色藝才氣俱佳的名妓，包括李香君、董小宛和陳圓圓等。

柳如是為名妓養女，年逾花甲的周學士娶她為妾，教她學詩習文。周學士死後，她被迫下堂，重操故業，與很多復社、東林黨人交往。

她擅近體七言，更擅書法。她與文人交往時，喜穿男裝儒服，自號「柳儒士」。她與錢謙益就是以這個裝扮，一起談詩論文，留下佳話，贏得梨園稱頌，名列戲曲之中。

錢謙益在其所居之「半野堂」之處，另

築一個「我聞室」，供二人徜徉湖光山色，詩酒作伴之用。定名是採「如是我聞」之句，乃佛教經書時常用作起頭詞句的來處。

二人感情大進，柳如是遂答應下嫁為妾，那時他年近60，她才23。本來是「文藻價盈千，博學殊深遠」「籥能引鳳是知音，曲解求凰成美眷」的佳話，卻反引來非議。

很多人對這老文人娶美妾批評痛罵，人們更在其棲居之畫船圍堵起哄，亂投瓦石，正是：「章台折柳翠聲喧，難為名士令譽損」「橫來磚礮投影筋，驚見瓦石擲滿船」，可嘆。

崇禎亡，清兵一路南下，南京成立了弘光朝廷。柳如是支持錢謙益當上了南明的禮部尚書，可惜不數月，清軍兵臨城下。柳如是勸錢謙益一起投水殉國，以垂青史。錢謙益遂率家人故舊，攜酒到常熟尚湖，揚言飲酒別故國，就效法屈原，投水殉國了。

酒罷，他走下水邊，試一下水，說：「水太冷，不能下。」而柳如是「奮身欲沉池中水」，卻被他硬拉住了。她想投江也不成，正如「商女亡國恨紅塵，士子厚顏苟活命」。



◆ 錢謙益(右)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。左圖為其著作《牧齋外集》。

他不願死，自然顏面歸降，有「國破從新朝北闕，官高依舊老東林」這些詩來諷刺他。他也只在清廷任禮部侍郎一個月就稱病辭官，但清廷對這位東林領袖不放心，嚴加監視。很快他又因黃毓祺反清案，受株連下獄。

這時候，柳如是跟着他扶病隨行，上書陳情，並願代死。當然亦四出賄賂奔走，終能救他出獄，她也沒有辜負這「半生緣」。

柳如是積極勸他與抗清的南明桂王、台灣的鄭成功聯絡。她「日夜結黨，運籌部勒」，甚至對義軍是「盡囊以資之」。當

他聽到義軍有進展時，即歡喜若狂，慨然賦詩，歌頌義師。

可惜抗清義師三次北伐失敗，他也心灰意冷，不久後去世。他的二度變節，被列入《貳臣傳》。當乾隆看到他的詩文集，寫了一首《題錢謙益初集》來諷刺他：

平生談節義，兩姓事君王；
進退都無據，文章哪有光？
真堪覆酒瓮，屢見詠香囊；
末路逃禪去，原為孟八郎。

近代學者劉聲木在《論錢謙益》中說：「自知大節已虧，欲借此消釋恥辱，此所謂欲蓋彌彰，懺悔何益？」來嘲諷他。

◆ 雨亭(退休中學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)

文山 字水 逢星期三見報

文苑英華

鵬鳥臨舍作凶兆 始悟禍福原相依

「可憐夜半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」，這是唐代李商隱為漢代賈誼抱不平的詩歌，慨嘆賈誼空有經天緯地之才，但皇帝卻只是諮詢他「鬼神」之事。

賈誼，少年早達，18歲已是天下聞名的才子。到了21歲，更被初為人君的漢文帝徵召，委以博士之職。於是，賈誼就成為了諸位博士中年紀最輕的一個。我們用「前途無量」四字概括賈誼當時的際遇，當不為過。

可是，人生就是起起伏伏，禍福本來就是一體。少年得志的賈誼實在太順利，順利得忘卻了「謙虛」二字。鋒芒過露的賈誼，後來與周勃、灌嬰等大臣不和，於是遭貶謫至今日湖南省長沙市任長沙王之太傅。

從人生高峰跌至低谷，賈誼並不好受，於是寫了一首《鵬鳥賦》的詩賦以自悼。

鵬鳥，是一種貓頭鷹類的雀鳥，古人認為它是種「不祥鳥」，為人帶來災禍。當正任職長沙王太傅的賈誼，忽然

看到一隻鵬鳥飛臨其舍，「誼自傷悼，以為壽不得長，乃為賦以自廣也」。

那年，正是賈誼謫居長沙的第三年。長沙「卑濕」，本來就不是什麼好地方，而且賈誼也正經歷着人生的低谷，還要遇上這一種不祥的鵬鳥，心裏自然很不好過。於是，擅長卜筮以推休咎的賈誼就占了一卦，卦曰：「野鳥入室兮，主人將去。」難道鵬鳥真是不祥之鳥嗎？事實上，賈誼並非怯懦之人，他直接問鵬鳥道：「我將要到哪裏去？如果是吉兆，請直接告訴我；即使是凶兆，也請你把災禍言明。」死生何時，吉凶何在，賈誼其實都不在乎，他只介意自己被命運牽着走。

萬物常變 終有規律

當然，鵬鳥並不能告訴他什麼，但是賈誼卻因而悟出其理，並藉鵬鳥之口說了出來——萬物是變化無窮，所以它既是常變，也是不變。常變，是指它變化的「固無休息」；不變，是指變化正是規律地進行的。故此，人生並無永恒的

幸福，也無永恒的災難。賈誼認為「禍兮福所依，福兮禍所伏；憂喜聚門兮，吉凶同域」，禍福、憂喜、吉凶本來就是互相依存着，也許這原來更是一樣的事。

當一個人攀到人生的巔峰時，固然是神氣十足，但是卻要明白「高峰」以後就是「下坡路」。換個角度去想，禍福、憂喜、吉凶只不過是相對的觀念，這世上根本沒有絕對的「好運」，也沒有絕對的「衰運」。我們又何必糾纏其中呢？所謂「禍之與福兮，何異糾纏；命不可說兮，孰知其極！」

順乎自然 與道同遊

「天地為爐兮，造化為工；陰陽為炭兮，萬物為銅」，賈誼認為在「天地」、「陰陽」的作用下，萬物造化是不可猜測的。在這「合散」、「消息」千萬變化的命運中，貪戀生命、汲汲名利都是愚不可及的事。不如學習「至人」與「真人」順乎自然，獨與「道」遊，這才能「無累」、「不憂」啊！

◆ 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思辯任我行

利弊主題應清晰 比較對象要分明

今天，我們繼續以一條比賽辯題為例（「網上直播大熱對社會利多於弊」），跟大家探討一下利弊辯題中的辯論要點。

首先是要鎖定辯論主題。界定範圍是辯論的第一要義，如果範圍不清，觀眾難以判斷誰是誰非；如果範圍不明，辯論時間也會白白浪費。在這條辯題中，主題是什麼？

大家應該會給出一個「顯而易見」的答案：網上直播。對此，正方作了比較清晰完整的定義，描述這是一個「資訊實時化的新世代」，而網上直播有兩種形式，一種是由專業媒體主理的平台，一種是個體化的自媒體。網上直播的特色在於門檻低、傳播快、接觸廣、互動強。這裏對於網上直播有全面的定義，也讓觀眾能夠快速認識將要辯論的主題，有助其後論證的開展。

但是，正方的界定並非沒有破綻，因為辯題中尚有二字「大熱」，而反方亦針對此進攻。反方直接指出直播是一種工具，工具的應用不等於辯題中的大

熱。所謂大熱，是指網絡直播作為一種社會風潮的崛起，體現於直播用戶量的大增。

主題是什麼 辯論改方向

首先，辯題中的每一個字都是重要的，如果有大熱二字，則不可忽略。另外，由於反方提出了主題是大熱，這個主題就產生了質變。原來的直播就是一種新的技術應用，可以是一種中性，且有應用價值的工具；而大熱則是一種新的現象，對社會可以造成重大影響。不同方法界定的主題，所造成的利弊也會有所不同。

下一步是要處理利弊的對象。辯題已指定為「對社會」，但何謂社會？正方、反方都沒有明確提出社會的準則。我們可以簡單地做個對比，以辨析概念：個人與社會。個人即每一個獨立個體，對個人的影響則是會否影響其私人領域的生活。例如，網上直播使人可以有更方便的渠道表達自我、更即時的接受資訊平台、更直接的互動娛樂體驗，

這些都偏向是對個人層面的影響。

何謂社會 需有準則

至於社會呢？我們不妨先思考一個問題，社會是否每一個人的總和？答案可以為是，這是一種社會效益的觀點，認為每個個體的效益的總和即是社會整體的效益。如果我們採取這種觀點，我們就可以以多數論去衡量利多於弊。例如正方反駁反方：直播有不雅內容，但在整體而言，正當的大平台仍是多數，而且愈來愈有規管，所以是利多於弊。

不過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不單純是個體的總和，而是一個主體。當網絡直播為社會這個主體帶來不良影響，如即食娛樂文化、譁眾取寵風氣，就如中毒一般，我們不會說目前毒只影響了身體中的某部分細胞，所以弊處不大。因此，只有在明確衡量對象的準則後，利弊的辯論才更有意義。

比賽片段：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j8t68qz9m0>

◆ 任遠(現職公共政策顧問，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，電郵：yydebate@gmail.com)

恒 大 清 思

隔星期三見報

單講語感難服眾 語法鑰匙揭奧秘

喜歡文學的人，或許都曾渴望成為文青。年輕時在大學上必修課寫作訓練，大家以為就是寫寫東西，接受文學上的指點，然而誰也沒有想到，第一份作業居然連語文這一關也過不了。看着老師的評點，針對的大多是語文錯誤，那種打擊可想而知。

當年授課的是語法學家，對語言特別敏感。後來上她的「實用語法」課，也是必修課，講解語法和語法學知識，但還是未能完全體會語法有多重要。直到開始教書，我才感受到語法的妙處。

運用語法知識 更能讓人信服

你跟學生說這樣寫比較通順，相信我吧，我的語感比你強，學生才不買你的賬。畢竟每個人的語感不一樣，你憑什麼說自己是權威呢？這時候運用語法知識分析句子，解釋毛病，更能讓人信服。我於是發現語法是一把鑰匙，可以解開語言的奧秘，這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尤其管用。

曾有外籍學生寫出類似這樣的句子：「她幫忙了我。」我告訴他「幫忙」這個詞不可以帶賓語，但因有詞典直接翻譯為「to help」，這讓他充滿了疑問。我只好說明這個詞的結構和用法。從構詞法來說，「幫忙」屬於述賓式，第二個語素已經有賓語性質，故可視為不及物動詞。「幫忙」可以擴張（如「幫了我的忙」），故又可稱為離合詞。

充分理解語法 百利而無一害

有人認為語言旨在溝通，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；又有人認為太多規則會妨礙文學創作，語言不能太死板。這些說法自然都有理據，而對語法有充分的理解，只有百利而無一害。

學了語法，我們會知道怎樣通過打破語法規則來取得修辭效果；認識語法，我們便有了鑑賞的能力，不會人云亦云。大部分人認為是對的，不一定就是對的，只有經過思考，理據充分，才可能是真理。

語法是基本功，學好了，要怎樣騰挪變化，便全看你喜歡了。



◆ 雖然詞典會把「to help」翻譯為「幫忙」，但中文卻不可以說「媽媽幫忙了我」，因為「幫忙」屬於述賓式，後面不可以再帶賓語。

◆ 陳美亞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

